



杜青◎著

ZHONGJI
SHIBING

脱下军装，他意外卷入一场场生死厮杀；
浴血三年，陷入绝地，巧妙突围，
他带领神秘特种部队拼杀出一条条正义之路！

凤凰出版社



杜青◎著

从孬兵到终极士兵的残酷蜕变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士兵 / 杜青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506-1346-1

I. ①终…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6212 号

书 名 终极士兵
著 者 杜 青
责任 编辑 侯 爽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 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西路 19 号, 邮编: 102600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346-1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题记——

带来最终胜利的是终极士兵，而
非终极武器。

目 录

→ 序章 001

→ 一 并非荣归

- | | |
|---------------|-----|
| 1. 窝囊退役 | 005 |
| 2. 特殊训练 | 014 |
| 3. 保镖风波 | 024 |
| 4. 总有意外 | 030 |
| 5. 帮主之争 | 040 |
| 6. 黑帮之灾 | 044 |
| 7. 神枪之灵 | 050 |
| 8. 枪外之功 | 052 |

→ 二 士官连长

- | | |
|---------------|-----|
| 1. 重返军营 | 062 |
| 2. 连长亮相 | 073 |
| 3. 一号命令 | 081 |
| 4. 超级连队 | 092 |
| 5. 继续战斗 | 102 |
| 6. 神枪之连 | 113 |
| 7. 收获荣誉 | 115 |
| 8. 兵复原职 | 119 |

目
录



9. 风波又起	126
10. 似是故人	133

→ 三 冤家对头

1. 杀机四伏	144
2. 仇人上门	151
3. 我非英雄	160
4. 独闯黑巢	165
5. 神秘调查	174
6. 归途如虹	187
7. 放肆劫狱	194
8. 英雄归来	205
9. 烈火金刚	215
10. 殊死搏斗	224

→ 四 超级保镖

1. 特殊任命	237
2. 保镖报到	246
3. 拳坛霸主	254
4. 心事重重	263
5. 阴谋诡计	272
6. 恶意要挟	282
7. 将计就计	293
8. 被逼决斗	300
9. 亲临现场	309
10. 浴火涅槃	317
11. 英雄沉睡	323

序 章

一枚云爆火箭在身边炸响，周围的空气也似乎急剧燃烧起来，原本沉闷的仓库更变得郁闷无比，刘海明粗重的喘息声，搅乱了徐胜文的心。

95 短突、88 式狙击步枪，包括 03 重狙这些已牺牲战友们的武器，零乱地摆在两人四侧，由于弹药耗尽，他们已经用不上了。徐胜文手里可用武器只剩下一把 92 式 5.8 毫米手枪，此枪作为我国第一代小口径自动手枪，射击精度极高，其各项性能均已处于世界同类武器领先水平，此刻再由徐胜文持在手里，立即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give up(投降)、give up(投降)……”门外再次回荡着恐怖分子趾高气扬的叫嚣声。

“咻咻——”

“兔崽子，来吧！”回答他们的是精确无比的几声枪响，眼看又有数个盔甲毙于枪下，徐胜文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掷地有声的数声枪响，也马上镇住了不远处的敌人，他们至此方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神枪手！

仅以手枪杀死几个盔甲枪，着实不简单！盔甲枪作为世界各国研究的最新式特战武器之一，号称常规轻武器中的终极武器、神枪手的坟墓。它外形就是简单的护头盔甲，里面却有特制的类似电脑芯片的装置，可以间接发号施令——代替你的眼睛、你的手助你完成射击，眼睛看到目标的同时也就是目标中弹的瞬间。

这批恐怖分子以此为秘密武器，一度不知击毙了多少政府军枪手，可谓是罕有败绩，可自从他们和中国军队交上手后，却屡屡受挫，特别是对面那个叫徐胜文的小子，无论什么枪械拿到手里，总能化腐朽为神奇，交手多次，不知毁了多少他们精心训练的盔甲精英。

“中国人，你是怎么用普通枪支击毙我们的勇士的，只要告诉我们其中的秘



密,我们就可以放你们走!”恐怖组织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一位蹩脚的翻译,再次劝降。

“砰!”喊声刚停,一发子弹准确无误地击在硬物上——这洋人似乎早知道会这样,不光胸和腹部,全身上下都穿上了防弹服——连嘴巴也包得严严实实,那语音,是从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

“这东西,你们学得会吗?”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刘海明露出会心的笑容,“这批洋毛子,总以为有几样先进武器就如何不得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将武器当成灵魂,人枪融为一体方是射击的上上之境!”一个优秀的神枪手,依靠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武器,体能、技巧、乃至信仰等综合因素的结合,才是人枪结合的神化之境,这些东西,那些洋鬼子怎么能够理解呢?刘海明暗自叹息。

“胜文,人家向你讨教呢!”微笑之后,刘海明却又急剧喘息起来,“我已经……不行了,你走吧,野狼(恐怖组织称号)对你一向畏惧,作为咱反恐队的翘楚,今后队伍重任怕要落在你的肩上了……”刘海明的目光逐渐涣散,或许他根本不想再撑下去了,趁现在尚还清醒,他想为自己的战友再创造一次机会。

“不行,我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人的账还没有算清——在此之前我是不会让你轻易离开的!”徐胜文生硬的语气显得有点冷酷,看情形不把刘海明带出,他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你还记着小婕吧,咳咳……虽然我一直没有表态,但我早就退出了那个游戏圈,半年前,海明集团的刘总已经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警方击毙,这个世界上早没了这个人……你在海明的那个对手已经永远消失了!”刘海明满脸笑容,“你们会幸福的!”

“幸福?”提到幸福,徐胜文的脑海立刻浮现一个清丽的轮廓,他的嘴角边上也溢出了难得的笑容,“是啊,那些日子真幸福!”

“幸福,到地狱去找吧!”突然一阵狰狞的笑声响起,紧接着是一通紧促的冲锋枪突突声,“要幸福,也不问问大爷我答应不答应!”

“长毛”,是你!你也别得意,你不仅见利忘义,如今竟然投奔野狼背叛祖国……枉我当年对你信任有加……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刘海明说话的语气明显过于激愤,由于伤势过重,他更加猛烈咳嗽起来。

“刘总,您还别说,您数十亿的资产,不懂享受也就罢了,还把自己的女人也让给别人,却跑这里来受这罪,您半年前那样死就死了,像如今这样,何必呢!”“长毛”突然笑了起来,“告诉您吧,您那小美人我一直关照着呢,以后您不在了,我也不会亏待她,够仁义吧!”“长毛”这边自得其乐只顾过口瘾,却不料“咻”的一声,口

还没合上，喉部已经感受到了一丝淡淡的咸味。

“好小子，果然……厉害！”到“长毛”明白这个道理时，一切已经显得太迟。

一枚 DAP92 式 5.8 毫米子弹头透口穿喉而入，徐胜文准确无比的一枪几乎将其头颈部打出一个拳头大的洞口，“长毛”圆睁着大眼，直挺挺地倒在了仓库的地上。

“中国神枪手，好样的，可你们如今已陷入重重包围，弹尽粮绝，你们的反抗已经毫无意义了，请珍惜你们的生命吧！”窗外那名老外操着蹩脚的中文，又开始规劝徐胜文他们了。

“胜文，打得好！”刘海明淡淡一笑，却又把脸拉了下来，“走吧，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反恐队着想，为小婕着想，你有责任担起这一切！”

“这算命令吗？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把你当队长！”徐胜文脾气一犟起来，根本不理会刘海明了。

“你不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你是共和国最精锐的反恐特战队的一员，你该知道，任务第一，个人生死第二；服从命令第一，个人想法第二。你必须冲出去……”刘海明几乎是声色俱厉。

近 10 名队员先后牺牲，作为队长的刘海明自己身负重伤，徐胜文再不出去，他们这个小队可就白来了一场，辛辛苦苦从基地弄来的一切情报，也将随他们一起埋尸荒漠，他们这次越境行动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的话，你听是不听……”伴随着喘息的加剧，刘海明的眼神几近愤怒了，“你还算不算一名合格的军人……”

突然“噗”的一声抖动，刘海明脸色一变，就此再也不吭一声，等徐胜文紧急察看时，一切已经太迟：一柄 91 式四管匕首枪牢牢地握在刘海明手里，他的胸部已经殷红一片——很明显，为了促成徐胜文单独突围，他已经自杀了。这种 91 式匕首枪作为近身格杀的特殊武器，容量仅为四发子弹，有效射程也就是区区 10 米，但用来自杀，已经足够了。

“你……怎么这么傻啊，你不相信我能将你带出这鬼地方？谁还真要向你讨债，咱谁欠谁还不知道呢……”摸着刘海明那鲜血淋漓的腹部，徐胜文内心翻江倒海般难受，泪水慢慢地淌了下来。

这就是刘总，昔日数十亿家产，风光无限的刘总？

这就是刘队，昔日不可一世，自诩天下无敌，将一批特招兄弟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活阎王”刘队？

如今他这是怎么了！

这是一瞬间的事，当触及那冰冷的尸体时，徐胜文的心里咯噔一下，经过无数次反复刻板的训练，他们变得超乎寻常的理智，即便是如此百感交集的情况下，徐胜文依旧保持着高度警惕。

“砰砰……”数名试图偷袭的头盔在徐胜文一击之下毙命，接着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弹药仓库终于被他彻底点燃，徐胜文也就此在爆炸声中径直往外冲。

“没有荣誉、没有墓碑、我们不需要一切……”一幕幕往事随炸点逐渐放大，腾云驾雾般，徐胜文突然觉得一切是那么现实和压抑。

一 并非荣归

1. 窝囊退役

徐胜文的故事，要从退役那天讲起。

那天，他原本以为要永远脱下军装了……在客车上发生的一个意外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汽车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这部车自省城火车站出发，一路颠簸驶向 S 市，由于修路的原因，数十公里的路走了半天，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

进入秋末，空气无比烦闷，还夹杂着丝丝寒意。

所有乘客昏昏欲睡，丝毫没有提防即将到来的危险。

随着“吱嘎”一声紧急刹车，司机的眼睛瞬间睁得大大的。

“开什么车，车上的人全给我下来！”只见一伙青年骑着摩托车，手持铁棍横挡车头，碗口粗的铁棍猛往车上砸。众人尚未明白怎么回事，随着“哗啦”的一声，车窗玻璃被砸碎，几个凶悍的年轻人已经从窗口跳了进来。

“全给我听好了，识相的乖乖趴下，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扔过来，我不想伤人！”10 余凶汉手上或刀或棍，这一发话车上的乘客竟无一人敢吭一声。

“哟，这里还有一位解放军叔叔，请你把钱拿出来好吗？”一个彪形大汉挖苦之余还对着一位身穿军装的战士做着鬼脸——这位窝囊出场的战士，就是徐胜文。

“我、我没有钱，我也不是解放军……我刚退役的！”紧靠着身边鼓鼓的背包，徐胜文说话有点发颤。

“没钱！刚退伍还没钱，别装了，我知道，你们大兵退伍是有退伍费的，把你的退伍费拿出来！”歹徒见徐胜文惧怕之下手足发颤，越发横行无忌了。

“退伍费我早寄回家了……”见歹徒目露凶光，徐胜文不由自主地往里挤了挤，手心皆已出汗，不经意间将里座的一位中年人吵醒，没想到那中年人眼睛向他一横：“没出息！”



“等下跟你算账！”此刻大汉和几个劫匪全奔向后座，徐胜文长出了一口气，其目光却也和其他乘客一样转向后座。

但见四五名劫匪嬉皮笑脸戏弄着一位姑娘，姑娘尖声哭叫，无奈车上的乘客尽皆木然，没一个敢上前说话。

“小美人，跟大爷我走，大爷天天花钱养你，行不行啊？”一个头目模样的劫匪低头强吻姑娘，却闻“啪”的一声，脸上早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居然不识抬举，大爷就将你赏给弟兄们了！”大汉捂着热辣辣的脸庞，一只脚使劲踹着姑娘。

“把这小妞给我拖出去！”姑娘死活不肯，但哪里经得起数个大汉的强扯，一时发出了凄厉的哭叫声。

“你这窝囊废，还没反应吗？”旁边的中年人突然目光如炬一样射向徐胜文。

“我……”

“你什么？别告诉我刚刚退伍，就算真是在部队混了两年吧，你难道能说自己没当过兵？”

中年人的这句话触动了他，老实说，那位姑娘凄厉的叫声早已触及了他的灵魂——早在火车站那姑娘就如一道风景令他怦然心动，如今她遭受如此欺辱，莫名的愤怒正不断撞击着徐胜文怯弱的心。

“欺人太甚，你们这些王八蛋欺人太甚了！”徐胜文突然疯了一般冲向车门，全凭着一股憋足的气，和拉扯姑娘的歹徒推搡起来，冷不防后面“嘭”的一声，一记铁棍牢牢打在徐胜文的背上，正面一个劫匪长长的利刃也朝他腹部招呼过来。

“危险！”暂时脱身的姑娘见徐胜文面临如此险境，奋不顾身迎了上去，“噗”的一声，利刃透胸而入，姑娘身上殷红一片。

“你们……”

“杀啊！”受刺激的徐胜文突然脑际一片空白，所有的恐惧已经丢到脑后，发狂之余，那气势竟令众歹徒不寒而栗。

“救人要紧！”恍惚之中，徐胜文听到了中年人的声音，近 10 名围攻他的歹徒竟被中年人两三下一一放倒在地。直到此刻，车上的乘客才大着胆子前来帮忙，更多的乘客颤抖着用手机拨着报警和急救电话。

S 市市区医院，抢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偌大的医院正沸沸扬扬地传播着一条惊人的消息：“从省城驶来的客车遭遇劫匪抢劫，歹徒劫财之外还想劫色，多亏了一位刚刚退役的解放军战士……”

徐胜文守在急救室外，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直到一帮记者匆匆赶来，他才像躲避瘟疫一般尴尬地站起来：“求求你们，别问我了好不好，我真的不是什么英雄！”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他没听到一句，只是不住推托。

上午 10 点左右，市区医院外驶来一列整齐的车队，一式的奔驰宝马，车上的人一个个西装革履，一下车就训练有素地紧列两旁，最后一部宝马车直奔院门口。

随之，一个 30 多岁的青年人风风火火地下了车。

“小婕、小婕你怎么样了？”青年人几乎是连哭带跑奔了过来，一旁的徐胜文正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在门侧，被此人一冲，差点摔了个狗啃泥。

“瞎了眼，没看到我们刘总啊？”后面几个西装青年根本不问缘由，狠命地踢在徐胜文身上。

“你们……”徐胜文欲要申辩，却因为一夜的劳累几欲晕倒，狠狠盯了几人一眼，干脆趴在地上喘起气来。

“哟，这是怎么了，解放军同志你怎么这样了？”刚打开病房大门的护士看见趴在地上徐胜文，再看看一旁的那些西装青年，突然尖叫起来，“不得了了，歹徒来报复了啊！”一路尖叫着向外冲去。

这一叫不打紧，光天化日之下抢匪来市区报复，这还得了，胆大一点的群众和外面不死心的记者全都跑了过来。

“在哪里，歹徒在哪里？”记者们抢抓新闻心切，几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别慌，大家别慌，这里没有什么歹徒，这是我们海明集团的刘总，他是专程来看被歹徒伤着的陈小姐的……”旁边一位长发青年见被别人误会了，赶紧向大伙解释。

解释归解释，所有人的目光却首先盯向了趴倒在地上的徐胜文。此刻徐胜文尚未爬起，旧伤新痕，嘴角边上还流出了一丝血迹，这场景一看大家就差不多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是海明集团的刘总啊，只是这位解放军同志为什么会躺在地上啊……”一个记者明知故问，让那刘总踌躇了一下，旁边的长发青年却哈哈大笑：“这小子八成是个癞皮狗，竟敢挡刘总的道……不过算了，不就是想蹭点钱吗，小东，拿点钱打发他走！”

“起来吧，这是 5000 元！”那叫小东的人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钞票扔在徐胜文面前，没想到徐胜文看都不看，随手一甩将钱扔了出去，跌跌撞撞站了起来。

“刘总您可能弄错了，这位解放军同志是救了陈小姐的英雄，他怕陈小姐出

事，在这守了一夜呢！”一位记者随口一说，众人都笑了起来，刘总脸上顿时忽青忽白，良久突然转向徐胜文深鞠一躬：“原来这位兄弟是小婕的救命恩人，刘某有愧了！”

但见他一使眼色，小东又从包里抽出了一大沓钱：“这里是 10 万人民币，请解放军同志收下！”

徐胜文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蹲下，好似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又开始做起了“门神”。

刘总再使了一个眼色，小东把包里更大一沓钱拿出：“这是 50 万……”没想到被刘总伸手一夺，整个包全到了他手里：“这位兄弟，这里是 100 万，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这一下旁边众人全都发出了嘘声，记者们却在手忙脚乱地抢拍着镜头。

“请您将钱收起，别说这位小姐不是我救的，就算真是我救的也是我心甘情愿，和您无关！”连徐胜文自己也不知道，他何时变得这么酷了，虽然他极度疲劳，但一直挺不直的腰杆却第一次挺得笔直，“等她好了，我自然离开了，不会碍着你们吧？”

“不会！”刘总内心一惊，竟然莫名涌上一丝敌意，“不过我们来了，你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懂吗，解放军同志？”

“这是我的事，各位请吧！”徐胜文整整身上凌乱不堪的衣服，顺势一坐，旁若无人地又堵在了门口。

七彩的霓虹灯下，伴随着一首首悠扬的舞曲，濒海广场上的人们随之起舞，一对对风情男女踏着舞步，陶醉在浪漫的秋夜里。

刚刚踱出市区医院的徐胜文如一个失魄的游魂，木然呆立在空阔的广场上。

被海明集团的刘总等人称为陈小婕的那位姑娘，因为刀口太深伤势严重，不得不紧急转往省城医院，那位财大气粗的刘总一次性包下了一架客机，专程飞往省城为陈小婕治病。他们在经过徐胜文面前时，根本就没注意到门口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原来我真的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徐胜文在庆幸小婕还有获救的机会时，内心却蓦地涌上一丝失落和醋意。拖着个沉重的军用背包，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到了 S 市人气最旺的濒海广场，越是热闹的地方，他却越感受到空前的孤独。

“哥们儿，我说这位哥们儿！”突然一个长相极为精明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住旅社吗？我给您介绍这里最好最廉价的旅社，服务态度包您满意！”

“我……”

“您先别说，我跟您说啊，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这里除了我们是正宗旅社外，其他的您肯定住不放心的！”那小伙子故作神秘地凑近徐胜文的耳朵，“我跟您说啊，这里除了我们是本分生意人外，其他的都不怎么正经，住不得啊——”

徐胜文听他这么一说，默然半晌，良久方才迸出一句话：“可我没钱！”这话听在小伙子耳朵里，他只愣了一下：“您就别开玩笑，您这没戴肩章没戴领花的，肯定是从部队退役的兄弟。这些日子部队退役的解放军也不少了，但一个个怀里不揣一万至少也揣个千儿八百的，像您这样说是我还真是头回听见！”

“真的没有，部队买的票本来是到铁岭的，因为路上出了事，我错过了该转的车！”徐胜文带着求助的神情望着小伙子，“你能让我先住下吗？过几天我再给你钱。”

“过几天，你是说你这有亲戚吗，或者说从你战友那里借钱？”

“不，我想在这里找个工作，挣到了钱马上还你……”徐胜文如此一说，却马上引来小伙的一片嘘声，“我当你去借钱给我，找工作啊，我还没工作呢，你当工作这么好找，今天真倒霉……”小伙子骂骂咧咧正想离开，突然猛地被人揪住了耳朵。

“放开，王八羔子，扯我耳朵干吗……”小伙子猛地抬头，赫然发现一张威严的面孔：“伍小子，又在这里骗人吗？”

“钟局长，是您老啊，您大人有大量，老跟我们这样的人物过不去干吗？”小伙子一边吐着舌头，一边试图赶紧溜掉。

“咦，这不是今天那位见义勇为的战士吗，你还没回家？”这位 S 市公安局的钟局长显得那么平易近人，他一边望着一侧的徐胜文，一边向后面招呼，“老洪，老洪过来，你要找的小伙子在这里，我可帮你找到了！”

“你说哪个小伙子啊？”老洪听到招呼跑到跟前时，全身已经湿透，活脱脱就像刚刚从水里钻出来一样。

“是你！”几乎异口同声，老洪和徐胜文几乎同时叫了出来——原来老洪就是昨晚车上和徐胜文同座的那个中年人。

“还穿着军装，背包也没放回，是舍不得部队吗？”

“不是！”徐胜文这话几乎没有思索，听在老洪的耳里极不舒服，原本温和的话语已经十分冷淡了。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都一天了还在这里转悠，不想回家吗？”老洪的语气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从昨天车上的表现看来，你还勉强算个合格的兵。可你的军事素质也太差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的班长排长连长都是吃素的，就让你这么混了两年吗？”



“不怪他们，是我自己没用——我是连里最差的兵，他们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已经够多了……”老洪的眼神让徐胜文仿佛又回到了连队，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敬畏，他近乎哀求地说道，“我已经退伍了，您就别老把我跟军队扯上好吗，我不是军人，我已经不是军人了……”

“这样是不是就解脱了，很轻松了是吧？也没人逼你，不用站队列，不用搞体能，日子很自在，是吗？”老洪面目肃然似笑非笑，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徐胜文，虽然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在徐胜文的眼里，却分明感受到对方是个十足的老兵——部队出来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兵无论穿上什么衣服，那身兵味是无法掩饰的。

“您……是在搞体能吧，看您现在这汗，强度一定够大吧！”内心一激动，徐胜文已经有点口吃，“可这里都是休闲的群众，部、部队不适合拉到这里来吧！”

“不要东拉西扯，告诉你，你今天是退役了，但你走得太窝囊，一日为兵，终生是兵，你懂不懂这个道理！”老洪的眼里几乎欲喷出火，“就你这角色，要在我的连队，这一辈子都别想脱下军装！”

“我……”徐胜文怯怯地退了两步，突然“噗”的一声跪在地上：“首长，我知错了，您就别再说了好吗？”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但老洪的形象在徐胜文的眼里越放越大，“可我如今已经退役了，您能让我怎么办呢？”

“退役了，是啊，你光荣地退役了！”老洪极不自然地念叨着这句话，突然叹了一口气，一把将他拉了起来，“起来吧，小伙子……今天看你在车上的表现，你骨子里还是能够学好的，怎么着，愿意去我那坐一坐吗？”

“去您那儿，方便吗……”徐胜文正在踌躇的时候，那叫伍小子的踱了出来，“你这个傻蛋，刚才还在说没钱住旅社，人家老洪请你去还犹豫，你当老洪那地方是人就去得了啊……”

“一边去，你这浑蛋，下次让我发现你又在这骗钱，别想讨得了好！”老洪这一威吓，那神色比钟局长可恐怖多了，伍小子吓得赶紧闭嘴。

“挎包放这里，皮鞋摆这儿，这里是洗漱用具……”一进入房间，老洪就不厌其烦地对徐胜文做着机械式的说明，面部却毫无表情。

这是一个特大号的卧室，不，精确点来说这更像个训练场：单双杠、哑铃，以及各种体育用具和服装有序地摆放在房间里，较暗的角落里是张不大起眼的小床。

“首长，我就在您这坐一会儿，您不需要对我讲这些的……”直到老洪讲了那么一大串“规矩”后，徐胜文才怯怯地说了一句。

“什么话，瞧我不起吗？你个孬兵——还不愿意在我这住，刚才不是在找旅社

嘛！”老洪那语气不容置疑，“甭说你只是个退伍老兵，就是你们连长过来，和我说话他也得掂量掂量！”

“可我与您萍水相逢，到现在还不知道首长您尊姓大名呢……”徐胜文还想说下去，抬头一望，猛地发现站在那里的老洪霸气十足，紧蹙的眉头令人不怒而威，那神情好像对徐胜文颇为失望……他顿时有点怕了，“既然您让我住，我就在您这打扰一下了！”

“这才像句人话，好了你自便，我还有剩下的操没做呢！”话刚说完，老洪一转身，竟自顾而去，直到背影消失，徐胜文才惊觉过来：“这么晚了，他还要做什么操？……糟糕，这里除了这张床外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他让我住下，可就一张床，那他回来怎么办？”

忐忑中，徐胜文放下背包朝外走去，他想看看这个老洪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同志，已经超过晚上9点了，您不能出去！”脚步还没迈出去，两个警察模样的人将徐胜文挡住了。

“保安同志，我是老洪的朋友，现在出去找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徐胜文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这位同志，不好意思，没有首长的特别许可，这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出……还有，我们不是保安，我们是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徐胜文愣住了：“您是说白天也一样，没有……没有首长的许可我不能离开这里吗？”

“白天您可以持工作证进出，晚上必须征得首长的许可！”

“工作证？什么工作证？我哪有啊……”徐胜文还想问什么，却发现几位警察早已站到了一边：“回去吧，您是第一个问这么多话的人！”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睡梦中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徐胜文拉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这孬兵，竟敢睡我的床！”徐胜文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站在跟前的老洪满头大汗，火气十足，正圆睁着双目怒视着自己。

“首长，您回来了，我本来想向您请示的……”徐胜文尽力压抑自己的情绪，对这位首长的待客之道，他已经接近愤怒了，可不知为何，总没有勇气发泄出来。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个孬兵，知道什么叫素质吗？”老洪吹胡子瞪眼的，“连队没有教过你吗，只知道你没出息，原来连基本的礼貌也不懂！”

“你……”委屈之下徐胜文一行清泪流了出来：“我怎么了，我徐胜文孬兵没素质，可我已经退役了，我不干了……我说了不到你这儿，是你硬拉我来，你让我休息又没个休息的地方，这里一张床都没有，您这不是要我吗？到底是谁不礼貌啊，